

# 行走无人区 他是孤独而快乐的星空捕手

## ——本报专访《去无人区追星》作者黄杰

本报记者 廖凌云



的森林里突然传来大型食肉动物从喉咙深处发出的怒吼(听说森林里有熊)。我心脏狂跳,拔腿就跑,一边跑一边发誓再也不干独自夜拍这样的事了……不过没多久就忘了发过的誓,一次又一次将自己“流放”到荒野。

记者:追星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?

黄杰:看起来有。因为全国不止我一个在追星,我估计不少于5000人。

记者:在《去无人区追星》这本书中,您有一个队友,您和队友的故事写得耐人寻味。

黄杰:这是我少有的结伴的一次,在青海水上雅丹荒野停车区遇到一位年轻女队友,一同去西藏。因为性格不合,习惯不合,价值观不合,各种不合,一路吵架生气,冲突迭起,结局却出人意料……我觉得有分享的价值,就写出来了。我想表达的是,在冷漠僵硬的面具之下,每个人的内心都风

情万种。

记者:有读者告诉我,觉得这个故事有启迪人生的意义。

黄杰:我就是想通过故事代入风景,通过人物折射人生。作家王小波说,如果一本书,不能对读者的价值观产生影响,那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。因此,这本书不完全是写追星,焦点是写人生。

记者:想问问,您拍星使用的是什么器材呢,不保密吧?

黄杰:呵呵,不保密。我用两台机身,一台佳能5D3天文改机(抽掉红外滤镜),一台索尼A7m2微单。镜头是佳能“大三元”,加一只适马14mmF1.8星空镜,还买了拍银河拱桥的赤道仪。我追星都是自带炉具和食品,自己做饭吃比较节省,但是购买器材还是舍得。

记者:您在追星中得到了什么?

黄杰:假如你指的是现实利益,那是没有的。既没有投稿获奖,也没有出名。不过出了一本书,稿费大部分被我买书送朋友了。但我认为,追星就是发现美、捕捉美、分享美,这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,这是美好的旅程。不带来现实性利益,不代表没有获得。能在本职工作之外把自己喜欢的追星这件事做好,我还是很满意的。

图一图三:黄杰拍摄的星空

图二:黄杰新书《去无人区追星》

图四:黄杰(右)和读者在一起

(图片由黄杰提供)

近日,淮南日报社主任记者黄杰新著《去无人区追星》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,一时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。这本游记生动记述了黄杰(笔名:那马)利用假期去中国西部无人区拍摄星空的奇幻经历,图文并茂,既富审美情趣,又富人生启迪。书中的星空图片皆由黄杰拍摄,美轮美奂,意境深远,飘逸着神秘、浪漫、宁静、浩渺的气息。凭借这本书和这些星空摄影作品,黄杰一时受到摄影圈、“驴友”圈以及阅读圈的特别关注。

作为一位曾经的摄影记者,黄杰是怎样走上星空摄影之路的?他为什么去无人区追星?他在拍摄星空的旅途中遭遇了什么?他的追星生活带给我们什么启示?带着这些疑问,近日,淮河早报、淮南网记者对黄杰进行了采访。

记者:您过去从事新闻摄影,曾任淮南日报社摄影部主任。多年从事纪实性摄影,您怎么会突然转向(属于艺术摄影范畴的)星空摄影的呢?

黄杰:是的,做摄影记者的时候我忙于纪实、采访,没有拍摄过星空。有一年冬季,我去西藏纳木错旅游,偶尔跟着同行的摄影师一起拍了星空。从相机回看,慢门条件下的星空同我们肉眼所见大不一样——银河清晰可辨,熠熠生辉,黑夜并不是黑色,而是五彩斑斓的。当时我觉得自己不是在拍星,而是在体验美梦一样的生活……

记者:那么,您拍星几年了,去过哪些地方,为什么偏爱去无人区拍星呢?

黄杰:从那次在纳木错拍第一张星空照片,距今也有8年了。后来我在报社的岗位也进行了调整,不再从事一线的新闻摄影工作。这些年,我去过青海、新疆、西藏、甘肃、内蒙、四川、云南。也曾尝试去福建、广西的海边拍星,但是效果很不理想。海边湿度大,城市光污染严重,星空不爽朗。因此我最喜欢西部无人区,一去再去。那里污染少、湿度小、透度佳,拍摄完美星空的几率很高,而且地景非比寻常,可以说,西部无人区是追星者的最爱。

记者:你去无人区追星是独行还是与人结伴呢?

黄杰:多数是独行,偶有结伴。结伴需要互相妥协,往往最后大家都难以完成预设的拍摄构想。自个儿开车过去,在荒野中扎下帐篷,黑夜来临时设定好相机参数就让它自动记录斗转星移,然后坐下来欣赏夜空,让思想自由翱翔,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刻,又孤独又快乐。

记者:那一个人不害怕吗?

黄杰:害怕,当然害怕。你想,在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人的地方,深夜一个人走出帐篷在旷野里拍星,周边看不见之处不晓得会隐藏什么,能不害怕吗?不过,胆大是我的资质,这样的恐惧我能克服。

记者:野生动物也没有?

黄杰:那是有的。我随身带着电子鞭炮,防狼、防熊。尽量不离车子太远,汽车是我最后的堡垒。

记者:有没有遇到过危险?

黄杰:在青海俄博梁遇到过磷火,在可可西里遇到过四只狼。但这不是真正的危险,真正的危险是那一次在西藏拍星轨,凌晨1点,我正独自在冰川下紧张拍摄,不远处



二



三

